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廣東新語 第十六卷 器語

○鍾 五仙觀有大禁鍾，洪武初永嘉侯朱亮祖所鑄，然不敢擊。歲乙酉，有司命擊之，城中嬰兒女死者千餘。於是嬰兒女皆著絳衣，係小銀鍾以厭之。越一年城破，乃止勿擊。鍾有雌雄，其雌者向飛入白鵝潭，往往與城中鍾相應。予詩：「雌雄海底應鐘聲。」鍾故能飛，宋政和中，合浦靈覺寺鍾一夕飛去，既明，懸於空中，其半猶濕。居人言：江灣每夜有鍾吼聲，是必與龍鬥也。察之果然。乃去鍾頂上龍角，遂不復飛，而名其地曰鍾灣。每灣中風起，有一物大如車輪，藍色，騰躍波中，必嘗與鍾鬥者也。鍾，金也，龍，木也。金木相鬥，其必有不得其平者歟！

○鼓

漢順帝時，周敞為交趾刺史，嘗至龍川，聞山木響異，因伐取為鼓，以下分鼓給桂林郡，上分鼓給並趾郡。每擊一鼓，則二鼓皆鳴，但獠警動，謂有龍潛而相應，莫不畏之，因名其山曰龍山。萬曆間，剿滅大藤峽賊，以大藤為三鼓，桑圍一丈，長三四尺，黑潤若角沉然。一置廣州都司堂，一置肇慶府門上，一置梧州總兵府。其聲逢逢，數百里亦時相應，皆靈器也。二者相類，皆木與藤之為怪。

○鐵鼓

韶州忠惠公祠有鐵鼓，一面微損，擊之有聲。先時江中有一蛟，舟行者多為所害。公以鐵為鼓及船，使役人乘之，一日夜來往五羊，得蛟斬之，至今蛟骨二段存祠中。蓋以鐵物治蛟，乃金剋木之道，龍性畏鐵，蛟亦然，是皆屬木，故以金製之。伏波鑄鐵船沉於合浦，其亦以鎮壓毒龍而已。

○銅鼓

南海廟有二銅鼓，大小各一。大者徑五尺，小者徑五之一，高各稱廣。大者因唐時高州太守林靄，得之於蠻酋大家，以獻節度使鄭元，以獻於廟中者。其制中空無底，軀刃垂四懸，腰束而臍隱起，旁有兩耳，通體作絡索連錢及水滸紋，色微青如鋪翠，半斷起如辰砂，銅質盡化，金精獨存，有光瑩然可鑒，蓋千餘年物也。邊際舊有蛙六，今不存。其小者或謂出潯州銅鼓灘。先是灘水湍急，春石底作銅鼓聲，入夜輒有光怪。一日水涸銅鼓見，太守取之，懸於四穿樓。其四角有金蝦蟆五，為番人所竊，聲遂稍石，乃歸於南海廟中。色純綠作鷓鴣斑，斜文纖麗，隱隱若八卦象。歲二月十三，祝融生日，粵人擊之以樂神。其聲門堂鏗鏗，若行雷隱隱，聞於扶胥江岸二十餘里。近則聲小，遠乃聲大，神器也。嘉靖間，海寇曾一本謀移去，鐵索忽斷不可舉。有老父云：此銅鼓昔浮海至，其鳴應潮，自為大盜所移，靈蛙殘缺，遂不復自鳴。又云：銅鼓之大者，舊雌雄各一，今廟所存者雄也，其雌向遇風雷，飛入獅子海中，今雄鳴，則其雌輒相應雲。粵故多銅鼓，或謂雷、廉至交趾瀕海饒濕，革鼓多緩不鳴，伏波始制銅為之，狀亦類鼓，而稍埤，縮腹下殺，周以繁紋，面上八角，皆綴以坐蛙，名為駱越之鼓。或曰：《晉書》云：諸獠並鑄銅鼓，以高大為貴。初成，懸於庭中，置酒召客，豪富子女則以金銀為大釵，執以扣鼓，因遺主人，名納鼓釵。攻殺時則擊其鼓，至者如雲。其所鑄鼓，惟豪強稱最，號為都老鼓。廟中銅鼓，蓋諸獠所遺也。或曰：《周禮·司徒》有鼓人，掌六鼓四金之事。司馬大閱，則群吏致其鼓鐸鐃鈸，以聽坐作。故范銅為鼓，皆屬軍樂。意漢時其制尚存，故伏波鑄之，留西南夷中甚眾。其形皆如腰鼓，而面臍在上方。出廟中所藏，其內有鐫，云：漢伏波將軍所鑄。乃是陽識。凡三代銅器用陰識，其字凹。秦漢用陽識，其字凸。陽識易成，陰識難鑄，此必漢物無疑。大抵粵處處有銅鼓，多從掘地而得，其狀各異，皆伏波所瘞以鎮蠻者。每遇風雨輒有聲，諸蠻於深溪邃峒之間，循其聲之所自，往往求得銅鼓。蓋物之神靈者，歲久輒思自見。故永樂中，萬州土官黃惠，於多輝溪中得一銅鼓，長三尺，面闊五尺，凸二寸許，沿邊皆科門，各銜線縷抵臍，束腰尾，若今之杖鼓然者，擊之聲如鵝鵝，聞數十里。萬曆間，茂名高田溪水暴漲，湧出銅鼓，徑三尺，高二尺有奇，面列蛙蛤六，遍體作細篆文，有硃砂積翠，蝕之孔十餘。其聲鏗鏗，或以革掩底，或積水甕中蓋而擊之，聲聞十餘里外，叩蛙蛤則其聲益遠。而廉州有銅鼓塘，欽州有銅鼓村，靈山有銅鼓嶺，陰雨則嶺上作銅鼓聲。文昌萬州亦有銅鼓嶺，皆以掘得銅鼓而名。又博白縣北有銅鼓潭，向有二銅鼓沒其中。弘治己未，得其一以獻兩廣制府。正德乙亥，又得其一以獻縣。羅定城隍廟有銅鼓，高二尺五寸，徑二尺，州人爭訟不平及被誣欲昭白者擊之，則禍有歸，無事而擊，則禍擊者。又雷州英靈岡雷廟，有銅鼓二，其式如鑪，圍徑五尺許，高亦如之。在左者面邊蟻六，右者蟻五，其旁皆有兩耳。每耳又分而二之，耳下有一獸首，反俯下足，尾入於郭。左者土花剝蝕，聲短而無光澤。右者質理瑩然如碧玉，其面稍廉三分，簷覆下六分，中心微拱而平。其暈有十三圈，暈中夾平綈如波紋，兩圈作連錢墳，旁紋人字如莞簞，其綈作雷紋、斜方門紋，色翠綠微骨。有一線丹，午後乘陰氣蒼潤欲滴，午前象褐色稍淡，蝕處如蝸篆。又有一銅鼓在廡下，狀亦如之，皆聲聞十餘里。雷人輒擊之以享雷神，亦號之為雷鼓雲。雷，天鼓也，霹靂以劈歷萬物者也，以鼓象其聲，以金髮其氣，故以銅鼓為雷鼓也。吾視其碑，蓋從天寧寺及英山掘而得者。昔伏波徵交趾，歐陽守廣州，皆以銅鼓進御。而伏波善別名馬，得駱越銅鼓，皆鑄為馬式表上之。之數銅鼓，或皆鑄馬式之所餘，未可知也。

粵之俗，凡遇嘉禮，必用銅鼓以節樂。擊時先雄而後雌，宮呼商應，二響循環，音絕可聽。其小者曰鑪，大僅五六寸，凡擊銅鼓必先擊鑪，以鑪始亦以鑪終。鑪者，銅鼓之子，以子音引其母音也。然今銅鼓制皆小，最大者二尺餘，圓臍突起，隆面而淺唇，不作蝦蟆花繡紋，大小頗如鈺式，不及二廟所藏者遠甚，惟雌雄之別則同。凡為銅鼓，以紅銅為上，黃銅次之。其聲在臍，雌雄之臍亦無別，但先煉者為雄，後煉則為雌耳。然諸工不善取音，每銅鼓成，必置酒延銅鼓師。師至，微以藥物淬臍及鼓四旁，稍揮冷錘攻之，用力鬆輕，不過十餘錘，而雄聲宏而亮，雌聲清以長，一呼一應，和諧有情，餘音含風，若龍吟而嘯鳳也。廣州煉銅鼓師不過十餘人，其法絕秘，傳於子而不傳女雲。

瓊州有黎金，似銅鼓而扁小，上三耳，中微其臍，黎人擊之以為號，此即鑪也。古時蠻部多以銅為兵，以銅為器，富者鳴銅鼓，貧者鳴鑪，以為聚會之樂。故謂銅鼓為大器，鑪為小器。

○寶劍

尉佗嘗瘞寶劍以鎮名山，今兩廣山中，往往有劍氣，中夜燭天。唐明宗天成中，羅浮掘得古劍，有篆文二十字，識者以為己亥年聖君出也。其後宋太祖應之而興，是豈佗之所瘞者歟！

○彭中丞劍

東莞彭中丞誼，身既歿，其子孫以憲廟所賜劍，懸於祠堂。劍有神靈，每一動錚錚有聲，則其宗人之不肖者輒自剄而死，以劍瘞香爐下，其鳴亦然。或者謂以公之靈，使以其所受賜劍用之於國，無徒用之於家，則奸賊之臣，何難盡誅以謝天下。然此劍銷為門牛，人亦有取之鑄為一龍文匕首者矣。

○刀

粵多番刀。有曰日本刀者，聞其國無論酋王鬼子，始生，即以鑛鐵百斤，淬之溪中，歲凡十數煉，比及丁年，僅成三刀。其修短以人為度，長者五六尺為上庫中，中者腰刀，短小者解腕刀。初冶時，殺牛馬以享刀師。刀師卜日乃冶，以毒藥入之，刀成埋諸地中，月以人馬血澆祭，於是刀往往有神。其氣色陰晴不定，每值風雨，躍躍欲出有聲，匣中鏗然。其刀惟刻上庫字者不出境，刻漢字或八幡大菩薩、單槽雙槽者，澳門多有之，以梅花鋼、馬牙鋼為貴。刀盤有用紫銅者，鏤鏤金銀者，燒黑金者，皆作梵書花草。有小匕在刀室中，謂之刀奴。其水土既良，錘煅復久，以故光芒炫目，犀利逼人，切玉若泥，吹芒斷毛髮，久若發硃，不折不缺。其人率橫行疾鬥，飄忽如風，常以單刀陷陣，五兵莫御。其用刀也，長以度形，短以越，蹲以為步，退以為伐，臂以承腕，

挑以藏撇，豕突蟹奔，萬人辟易，真島中之絕技也。其■者以金銀雜純鋼煉之，卷之屈曲如游龍，首尾相連，舒之勁直自若，可以穿鐵甲，洞堅石。上有龍虎細紋，或旋螺花，或芝麻雪花。鑿之以金絲鑿則見，所謂繞指鬱刀也。古有魚腸劍，屈曲如環，此亦其類。刀頭凡作二層，一置金羅經，一置千里鏡，澳夷往往佩之。又有兩刃如劍，隱出層紋，可沾積毒藥，然皆不可多得。外有紅毛西洋諸刀，鑲鑿亦異，其割食者，首以珊瑚琥珀嵌之，柄以金珠古窰器片鑲之，率奇瑰奪目，輕薄如紙，可割裁，充文房佳器。有交蠻長刀，有槽無脊，輕利頗如日本，而精實剛銳遜之。有苗刀，其紋以九簾為上，輕便斷牛。有交趾刀，甚長，亦有槽無脊，精美如倭，然亦不能多得。尋常戰鬥之用，惟以惠陽刀為良耳。凡刀有相，張穆云：「凡刀凜凜有霜威，持之增人意氣者吉，引之精利。嘗使人愁慘不樂，刀鋒按之正及心坎者凶。無論長短廣狹，以草自刀根至尾約之，草與刀長相若，已乃斷草如刀根大，盡其草作數十寸，湊如口字，又重累之成且字，視其尾方，則刀無禍患，加一為虎尾有威，加二為蝦鬚則凶。君子服刀，必以吉祥者為貴。」大均云：「君子大抵以心劍為用。心劍者，天下之利器也。」甘泉云：「磨劍氣利，磨心心劍神。劍利一人敵，心神敵萬人。」吾以為得用劍之本焉。

○鳥槍

粵人善鳥槍。山縣民兒生十歲，即授鳥槍一具，教之擊鳥，久之精巧命中，置於肘上，背物而擊之，百步外錢孔可貫。鳥槍以新會所造為精。槍成置於掌上，擊物而槍不動，掌亦無損，然後架之於肘用之。其人在前，則轉身而橫擊之，無不妙中。槍既錘煉精熟，夜必懸於牆，否則曲而不直。引藥又宜長帶在身，使人氣溫暖，方易著火。炭則以糯穀為之。蓋沙炮貴長，鳥槍貴輕，而藥皆宜乾燥也。外有三眼槍者，有置於刀槍之末，本末互用者。有交槍者，其曰爪哇銃者，形如強弩，以繩懸絡肩上，遇敵萬銃齊發，貫甲數重。其曰沙炮者，以百鍊精鐵為之，長者一丈五六或二丈，每一發可斃人於三箭地外。其為制也，皮宜厚，腹宜光滑，口宜稍大於身，使彈子易於噴撒。彈子多至升許，一發斃數十百人。雜以快靶藤盾，長短相救，每戰輒無敵矣。予嘗有《軍行曲》云：「沙炮都須丈六長，藤牌一一輔花槍。縱橫只用鴛鴦陣，馬戰何如步戰良。」又云：「挑戰時時逾白溝，刀牌好手夾蛇矛。鏢槍先擲身隨人，出沒如風敵盡愁。」

○大銃

往塞上大將軍銃，薊鎮歲聲一次，以勢大，人不敢發也。其重也，斤以一百五十計，以千斤銅母裝放如佛朗機。少保葉公夢熊益為斤二百五十，長三倍之，得六尺許。以滾車發之，可及八九百弓。不以銅母，中以鉛彈七斤者為公，三斤者為子，一斤者為孫，三錢、二錢者二百許為群孫，名曰公領孫。彈以鐵磁片，雜斑貓毒藥者就者佐之。凡重三十斤，發時勢如霹靂，可斃人馬數百計。沿邊以千萬架處處安置，俾將士習熟，人人能發。又以滾車轉運之，雖重大可以登高涉遠，夷險皆宜，斯火器之最神者矣。其曰西洋大銅銃者，重三千斤，大十餘圍，長至二丈許，藥受數石。一發則天地晦冥，百川騰沸，百川騰沸，蟄雷震燁，崩石摧山，十里之內，草木人畜無復有生全者。紅毛夷擅此大器，載以巨舶，嘗欲窺香山澳門，奪奪市利。澳夷乃仿為之，其制比紅毛益精，安置南北兩台，以守要害。發時以銃尺量之，測遠鏡度之，無不奇中。紅夷乃不敢犯。用於中土，則誠攻守重器也。顧夷人不吝重賞峻法，講習演試，中土反之，以故不得其效。蓋銅質敦醇，銅汁欲清，鑄候欲齊，土范欲澤，引緘欲後，方可免迸裂之患。五者備矣，藥又欲精欲燥，發火之人欲練，乘火之人欲整欲敏，而懸重賞以待之，然後守無夾砦，攻無金城。如徒曰重器而已，安知不反以資敵乎？

龍塘葉公，嘗以甘肅無牆，僅有一夾把邊，夾把者，夾草與沙而為把者也。公以大神炮為牆，一發可及六里，謂以兩門更番而放，則六里無患。計東起金城，西至嘉峪，一千六百餘里，北起鎮番，南至西寧，一千七百餘里，以大神炮一千門，分佈其中，又以滅寇、三眼、百子、佛朗機、湧珠等炮，及火箭、火磚、火雷佐之，則三千餘里無患。其炮洞也，有牆者穿牆為之，無牆者則安置土墩院中。每一門立炮長一人，加糧三斗，率領炮軍五人，日夜練習。有急則聚而為陣，戰則以大神炮殲敵於五六里之外。俟其將近，乃以滅寇、三眼等器雜施之。其步下兵，每人執一挨牌，牌中藏一窩蜂火箭九枝，夾以長槍一、長斧一。計挨牌一千，則得火箭九千，長槍、長斧二千矣。當齊發時，如火下焚，鐵石莫御，槍斧先鋒而摧堅，馬兵兩翼而衝突。而又有貴州土夷，如羅鬼、仲家、黑苗之類，恒以一二千人而敵十萬。諸蠻能騎野馬，不用鞍轡，步下放弩，馬上標槍，跣足踏冰，有進無止，所食者又皆血腥生物，不用煙火。寇人往往望而怖畏，以故所向無敵。

○機銃

澳門所居，其人皆西洋舶夷，性多點慧。所造月影、海圖、定時鐘、指掌櫃，亦有裨民事，其風琴、水樂之類，則淫巧詭僻而已。至如機銃者，名觀面笑，■藏於衣衾及之中，而突發於咫尺之際，殺機不測，良可寒心。其制也，小石如豆，齧皮函外，鐵牙摩戛，火透函中，蓋皆精鐵分合而成。分之二十餘事，邈不相屬，合之各以牝牡■相茹，納紐篆而入蝸戶，栝轉相制，機轉相發。外以五六鐵■■之，大四寸，圍長六七寸，以帶係置腰間，帶有銅圈，可插機銃二十枚。鉛彈亦懷於身，用時乃入。彈重八九分，用止二枚，不可多，多則壞銃。危急時，一人常有二十銃之用，百不失一，此亦防身之奇技也。區懷瑞有銘云：「有械咫尺，出自島舶。具銃之型，倏煙小弱。支緒瑣陳，煉鋼而作。輻輳委蛇，洞空橐■。節短勢長，旋螺屈蟻。魚乙豈分，犬牙鏘錯。關鍵相鑿，石金噴薄。渾合自然，不焚而灼。激射摧殘，等於戲虐。迅擊尋丈，不爽錙銖。蛻胎重器，巧捷於茲。觸光毫末，鋒鏘為威。變生衽席，狃而不知。明信在躬，聖鐵是衣。君子警斯，毋中於微。」

○佛山大爆

佛山有真武廟，歲三月上巳，舉鎮數十萬人，競為醮會，又多為大爆以享神。其紙爆，大者徑三四尺，高八尺，以錦綺多羅洋絨為飾，又以金縷珠珀堆花疊子及人物。使童子年八九歲者百人，倭衣倭帽牽之，藥引長二丈餘，人立高架，遙以廟中神火擲之，聲如叢雷，震驚遠邇。其椰爆，大者徑二尺，內以磁甕，外以篾以松脂瀝青，又以金銀作人物龍鸞飾之，載以香車，亦使彩童推挽。藥引長六七丈，人立三百步外放之，捨得爆首，則其人生理饒裕，明歲復以一大爆■壽神。計一大爆，紙者費百金，椰者半之。大紙爆多至數十枚，椰爆數百。其真武行殿，則以小爆構結龍樓鳳閣，一戶一窗，皆有寶鏡一具。又以小爆層累為武當山及紫霄金闕，四圍悉點百子鏡，其大小鏡、燈裙、燈帶、華蓋、瓔珞、宮扇、御爐諸物，亦皆以小爆貫串而成。又以錦繡為飛橋復道，兩旁欄循，排列珍異花卉，莫可算。觀者駢闐塞路，或行或坐，目亂煙花，鼻厭沉水，簪珥礙足，簫鼓喧耳，為淫蕩心志之娛，凡三四晝夜而後已。此誠南蠻之陋俗，為有識之所笑者也。喪亂之餘，瘡傷未復，小民蠢蠢無知，動破中人之產，奇技淫巧，自致其戎。良有司者，苟能出令禁止，教以節儉，率以樸純，使皆省無益之費，以為有用之資，不惟加惠斯民，亦所以善事鬼神焉耳。

○弩

古越人能為連弩。《南越志》稱：交趾之地最腴。舊有君長曰雄王，其佐曰雄侯，地曰雄田，一曰駱田，食其田者曰駱侯，諸縣則曰駱將，銅印青綬，如今之令尹然。蜀王嘗將兵三萬討雄王，滅之，以其子為安陽王，治交趾，其城九重，周九里，土庶蕃富。尉佗竊據番禺，遣兵攻之。安陽王有弩一張，一放殺越軍萬人，三放殺三萬人，佗乃卻壘息卒，還戍武寧，遣次子始為質通好。王之女媚珠，見始奉妾間美，遂私焉。始求觀神弩之妙，媚珠示之。因潛毀其機，馳使報佗。復興師襲之。軍至，安陽王如初放弩，弩敗，師徒崩散，遂破之。佗遣二使者，典主交趾、九真，即甌駱也。相傳安陽王弩，有神人臯通教為之，其制不可考，使佗子孫能彷彿其大概，為弩以守，則伏波樓船必不能攻陷石門，尋狹如是之易。嗟乎！幅員雖廣，幾敵中國之半，而漢偏師一人，國即破滅，綿力薄材，乃一至於此乎！自古用兵，以弩為尚，《周官》有六弓、四弩、八矢之法。荀子謂：魏武卒操十二石之弩。晁錯謂：勁弩長戟，為中國之長技。漢制：將軍有強弩、積弩之名。《唐書》：擇衛衛勇者為番頭，習弩射。宋有弓弩院，造牀子弩、虎翼弩、馬黃弩。自古有國未有不尚弩者也。至於歷代以弩取勝，又多可稽，乃今日北方官軍並未見有用弩者，惟南方民兵或用之，西南夷獠專用之。夫弦木削竹，費廉而工省，製造易而為用神，有國者何憚而不為。以之輔戰車，射堅及遠，爭險守隘門，

怒聲勁勢，過制制突，非弩其何以勝。其奇制越人或知之，誠下令有能獻強弩法式者，奏予一官，知必有以神臂弓為獻如李宏，以克敵弓為獻如韓世忠者矣。此二弓者，皆弩也。多造戰車，悉置強弩火器於車箱上，以御馳突，雖有強敵，未必不以萬弩齊發為懼也。

○木槍

龍門健兒，多以棉木為槍，長三丈餘，三人持之，一進一退，以四尺為率，從地上挑起人馬，敵不能近，謂之八步長槍。予有《龍門健兒行》云：「龍門健兒身手強，棉木為槍三丈長。三人持一棉木槍，風旋電轉誰能當。進四尺，退四尺，挑起人馬半空擲。朔騎千群喪精魄，前鋒夾以竹篙錐。三丈不足二丈餘，藤牌絮被滾如珠。三眼烏槍洞鐵甲，繞指鬱刀隨卷舒。又銅鋒鎗涂毒藥，猛虎中之僅三躍，用短尤能精用長，縱橫擊刺千軍卻。」

○戰車

歸善葉少保公，常以車戰立功。其車用雙輪，甚輕，平地二人推之，險阨四人挽之，上列槍刀，中施火器，又以斲馬刀與長短兵，相夾前衝，然後鐵騎從之。每車一輛，車正一人，挨牌六人，長槍二人，鉤鎌二人，佛朗機手二人，百子銃手二人，兼以火箭三層，推車夫二人，馬八匹，馬上各稍百子銃一，驟一頭，馱滅寇炮一，百子銃十，共計步兵十七人，馬兵八人。以二十五人為一隊，十隊為一司，十司為一部，十部為一軍。分為三營，合為一大營。勢小則分擊，大則合擊，又熟練而選其鋒。其《車戰錄》一書，奇奇正正，靡不備極，古今兵法，一覽而犁然在目。諺曰：「輕車便道，無往不利。」葉公有焉。論者謂戚南塘在薊時，所造戰車多仿偏廂之制，環以為營，稍合古法。但其車太重，非馬數匹卒十餘人挽之莫動，蓋宜於易不宜於險，宜於守而不宜於戰者。公所制，獨有取於輕車，往來便捷，又翼之以拒馬挨牌，藏之以巨銃神槍，止而為營，則有連城之固，進而衝鋒，則有排山之力，神炮並發，則勢如崩雷，精騎隨驅，則功同拉朽。可險可易，可戰可守，非所謂制勝之上乘者耶！用兵者能準是輕車之式，於步騎外皆置車戰一軍，選將簡徒，預教而熟練之，敵至則誘之以步兵，試之以游騎，使之薄吾車營，而後千乘並馳，萬炮齊響，數百步之內，有不全軍崩潰者哉！

○水車

從化之北有流溪，自上五指山至黃龍■太，驚灘草徑，凡百餘里。兩岸巨石相拒，水湍怒流，居民多以樹木障水為水翻車。子瞻詩：「水上有車車自翻。」水翻車一名大■朋，車輪大三四丈，四週悉置竹筒，筒以吸水，水激輪轉，自注槽中，高田可以盡溉。西寧亦然。每水車一輛，可供水確十三四所。以樟、楓、雞藤諸香春末，以作線香，謂之香水車。

○香確

香確，羅浮為多。羅浮眾香之藪，其樹木多芳辛酷烈。凡枯柯折■，外皮雖朽，內心甚香。山人每彩樹之鱗甲名薰陸羅香者，及楓、桂、雞藤、水鬆之屬，以■車車水，水激處，百杵齊舉，而黃屑成焉。乃以浮溝載之，沿羅陽溪而下，售於廣、惠二州。凡為香條、香餅者，皆取給。其香以天生，而末以水成，不費筋力，又有溪流以輸運，真棲隱之幸也。予嘗以此溪為香客所往來，易名曰香溪，以與山中之藥市對。有詩云：「彩香秋自香溪入，採藥春從藥市還。」又云：「七十二溪流水香，香隨流水出羅陽。山中水確家家有，香末春成即稻梁。」又云：「羅浮自是一香山，香使山人不得閒。一棹香溪販香去，香如塵土滿人間。」

○木牛

木牛者，代耕之器也。以兩人字架施之，架各安轆轤一具，轆轤中係以長繩六丈，以一鐵環安繩中，以貫犁之曳■句。用時一人扶犁，二人對坐架上，此轉則犁來，彼轉則犁去，一手而有兩牛之力，耕具之最善者也。吾欲與鄉農為之。

○羅浮古器

羅浮沖虛觀，當宋時有道士，於朝門壇下得銅龍六，銅魚一。細玩之，非金非石非銅鐵，其龍皆具四足而微鱗，魚則空洞其中，無孔，堅若窯瓷，輕如木葉，蓋神物也。蘇長公嘗以為異。均按：道書稱真人傳授，竇金龍玉魚，盟誓天地。或即此物。嘉靖間，文移取去，今不可得矣。觀又有樂器四十餘種，為真人白玉蟾遺制，名雲■救之樂。靜夜月明，羽人一再奏之，猿鳥皆鳴，四山響應。今樂器亦零落殆盡，惜哉！

○大甑

廣州光孝寺有大甑，六祖時，飯僧之用者也。大徑丈，深五六尺，韶州南華寺亦有之，大與相若。當飯僧時，城中人爭持香粳投之。或有詩云：「萬戶飯香諸佛下。」

○冠巾

白沙有玉台巾，平頂四直，象玉台山形為之。有詩云：「惟有白頭溪裡影，至今猶戴玉台巾。」文簡有自然裳，其《謁石翁墓詩》云：「夫君有嘉惠，贈我雲錦裳。中繡自然字，服之永不忘。」又有心性冠，其銘云：「嘻！為之上圓，以象乎天，分之八方，以象八卦。麗之十雲，以象十乾。垂之二帶，總之一紐，以象始終主敬。周之重■，以象大圈。是為甘泉翁心性之冠。」葉■齋有平定巾，其贊云：「流為水，凝為冰，冰液乃返其形。死為鬼，生為人，人死乃歸其根。今為官，昔為民，官罷乃還其真。葛衣大帶，平定之巾。樂堯舜之道，又何必游堯舜之庭邪！」平定巾一名民巾。■齋遷賓州守，至境即棄官，歸著民巾往投。其之官福清也，使者請衣朱蒞任，先生曰：辟如鳥，有白有黑，安能一切，夫非化工。竟不朱。元旦，里長請為易綬，不許。迎春東郊，限於綱竟不花矣。其高致若此。此三公者，予取以為衣冠師焉。

○瘻冠

廣多木瘻，以荔支瘻為上，多作旋螺紋，大小數十，微細如絲。友人陳恂肥得其一以作偃月冠，大僅寸許，有九螺。銘之曰：「文全於曲，道成於木。予亦得其一，以作瓢而有曲柄，字之曰筆友。」為詩云：「拳曲千年成一節，半生半死沉香結。」又云：「霜皮未盡尚磨礪，蟻蝨半食心已空。螺紋如絲旋細細，左紐右纏文不同。」

○笄

香山之俗，女笄用中秋。是夕召親戚為丸羹，食而笄之。初加{敷手}髻，既嫁變塌髻，形頗不雅。冬至，家以丸羹祀神，或以笄女，他時率不以笄也。東莞娶婦，入門廟見後，終身不復戴笄。南海、番禺婦人，平居不笄，有事則笄，女子出閣前一日始笄。笄多用蓮花珠笄，乳媪笄殼尖笄，長樂、興寧扁笄，大小如其首，以金為梁，或四六，或八十，有偶無奇。雖田家婦子，笄靡不華，靡不朝夕在首。

○茅筆

白沙喜用茅筆。所居圭峰，其茅多生石上，色白而勁，以茅心束縛為筆，作字多樸野之致，白沙嘗稱為茅君。有詩云：「茅君稍用事，入手稱神工。」又云：「長揖謝茅君，安靜以待終。」又嘗稱為茅龍，其詩云：「茅龍飛出右軍窩。」今新會書家仿之，多用茅筆。

○金魚缸

南海之石灣善陶，凡廣州陶器皆出石灣。其為金魚大缸者，兩兩相合，出火則俯者為陽，仰者為陰，陰所盛則水濁，陽所盛則水清。試之盡然。

○古瓦盤

陽春東有馬鞍山，山巔一古瓦盤，圍八尺許，中有清泉。登者掬飲將半，詰朝復滿，雖積雨不益。盤乍隱乍顯，若有心求之，不可必得。

○屐

莊子云：以■喬為履。■者，屨也。■喬者，■也。木曰屨，麻曰■，古人皆著屨。《異苑》云：晉文公哀介子推，拊木視其屨曰：悲乎足下。《孔叢子》云：孔穿振方屨見平原君。晉延嘉中，京師長者皆著木屨。婦女始嫁，作漆畫屨，五色彩為係。《汝南先賢傳》云：戴良嫁女，衣裳木屨。吳時粵有趙嫗，常著金跣■是，或著金箱齒屨，居象頭鬥戰。今粵中婢媵，多著紅皮木屨。士大夫亦皆尚屨，沐浴乘涼時，散足著之，名之曰散屨。散屨以潮州所制拖皮為雅。或以抱木為之，抱木附水鬆根而生，香而柔韌，可作履，曰抱香履。潮人割之為■，輕薄而■，是曰潮屨。或以黃桑、苦楝，亦良。香山土地卑濕，尤宜屨。其良賤至異其制以別之。新會尚朱漆屨，東莞尚花繡屨，以輕為貴。史稱邯鄲女子，弓履躡利屨。利者，輕也。廣州男子輕薄者，多長裙散屨，人賤之，呼為裙屨少年。

○蒲葵扇

蒲葵樹身乾似桃榔，花亦如之，一穗有數百千朵，下垂子如橄欖，肉雖薄可食。新會之西沙頭、西湧、黎樂、新開■諸鄉多種之，名曰葵田。周回二十餘里，為畝者六千有餘，歲之租，每畝十四五兩。中人之產，得葵田十畝，亦可以足衣食矣。蒲葵最宜為扇，扇大者三四尺，可以蔽日。其葉末作蓑笠、簟席、坐團，亦以編屋。凡新會若男與女所以資生者，半出於蒲葵焉。子初種時，沃以肥膩，俟苗生至尺乃再蒔。五年始割下葉，八年乃割上葉，歲凡三割。既割已，暴之兼旬，乃水濯之，火烘之，使皆玉瑩冰柔，而隨其葉之圓長，制而為扇。緣之以天蠶之絲，嵌之以白鱗之片，柄之以青瑯■之牌，纏之以龍須藤之線，銅釘漆塗，繪畫為絢，然後粗者以貨於近，精者以貨於遠。考此扇興於晉時，自謝太傅執之，王丞相捉之，其價頓貴。其制雅，而出風和好，不致傷人，故大江以南尤尚。瓊州亦有蒲葵，男女以為帽，竹胎而金銀紙襯之，雖土人亦戴，不以巾幘為重也。或作麥草帽，則以白綢機頭為綬。又以草之精粗，分人貴賤，其風俗如此。蒲葵風最美，勝於他扇。患熱中暑者，以蒲葵扇燒灰，調水飲之，立解。

○席

粵之席，以西洋茭文者為上。其草隨舶而至，澳人得之亦能織，然皆復而不單。單者用細方勝斜紋，惟西洋國人能織。次則龍須席，龍須出廣寧、高明二縣，其莖多倒垂，似莞而細，土人春取其萌於石穴，種之成田，名曰龍須田。諺曰：「山種龍目，水種龍須。」龍須至芒種而肥，肥則勿壅，壅之生蟲退色。至秋分而熟，熟乃與燈心草同收，而使金渡村人織之。長樂龍須■祭亦產此草，而織手不及。有通草席，出高要白土村及新會。有莞席，出東莞縣。莞叢生水中，其中莖圓美。《爾雅》曰：莞，苻蘿，其上{北鬲}。{北鬲}，中莖也。莞故與蒲相連，蒲下而莞上，故《周禮》司幾筮，有蒲筮莞筮，蒲粗而莞細也。《詩》：下莞上簟。簟涼而莞暖也。《禮》曰：莞簟之安。言其細精可以安人也。漢文帝以莞蒲為席。顏師古曰：莞，夫離也。今謂之蔥蒲。以莞及蒲為席，亦尚質也。《鹽鐵論》曰：大丈夫士，復薦草緣，蒲平單莞，庶人富者，■坐平莞。《拾遺記》曰：穆王時，西王母來，敷黃莞薦。宋《起居注》曰：廣州刺史韋朗，作白莞席三百二十領。莞音完，又音官。蓋其為用最古，東莞人多以作莞席為業，縣因以名。縣在廣州之東，故曰東莞，亦曰東官。盧中丞祥有《莞草詩》云：「苑彼莞草，其色■。厥土之宜，南海之東。苑彼莞草，■其色。不蔓不枝，宜之為席。苑彼莞草，寒暑攸宜。長舒不捲，君子安之。」他若瓊有藤席，有定安席，有椰葉席、檳榔席，皆席之美者。檳榔，山檳榔也。葉如蘭，大三指許，長可數尺，淡白中微帶紅紫，績為布，似葛而輕，亦可作席。人知粵多奇布，不知有檳榔布與檳榔席也。又澄邁染茜草為飾，久而愈滑，曰黃村席。又瓊有紅竹■，潮有流黃席。

○酒器

粵酒器有蒙■周■杯，蒙■周■者，越王鳥也。其喙黃白黑色，長尺許，光瑩如漆，以為杯，可受二升。有鶴頂杯，鶴者，海鶴也。其大者修項五尺，類淘河而■朱銳，頂色丹，堅潤如金玉，以為杯，可受一升。有鸚母■杯，本海羸殼也，出瓊州三亞港青欄海中，前屈而朱，如鸚母■嘴然。尾旋尖處作數層，一穴相貫，甚詰曲，可以藏酒。其色紅白青紫相間，生取者鮮明。《異物志》云：扶南海有大羸如斷，其體蜿蜒委曲，盛酒在中，自注至傾覆終不盡，以伺誤相罰為樂。有紅蝦杯，紅蝦大者須數尺，以金鑲口為杯，可受酒升許。有鸕鷀杯，磨海羸殼為之。有海膽杯，海膽生島嶼石上，殼圓有粟珠，粟珠上有長刺，累累相連，以漆灰厚襯之為杯。一名共命杯，以其取一帶十也。有火雞卵杯，受一升。有纏■杯、椰杯。凡椰出於瓊者，處處相似，獨文昌鋪前所產者，大小形殊，小者至如拇指，作杯以此為貴。尋常用則以沉速香杯，因香之大小方圓割成，狀千百出，以金銀鑲之。粵人頗尚奇器，以地之所少者相高。然大抵近山多用贏杯，近海多用香杯，而東西洋之金銀器不與焉。

○椰器

椰殼有兩眼謂之萼，有斑縷點文甚堅。橫破成■宛，縱破成杯，以盛酒，遇毒輒沸起，或至爆裂，徵蠻將士率持之。故唐李衛公有椰杯一，嘗佩於玉帶環中。椰杯以小為貴。一種石椰，生子絕纖小，肉不可食，止宜作酒杯，其白色者尤貴，是曰白椰。粵人器用多以椰，其殼為瓢以灌溉，皮為帚以掃除，又為盃以植掛蘭掛竹，葉為席以坐臥。為物甚賤，而趙合德以椰葉席獻飛燕也。

○檳榔合

廣人喜食檳榔。富者以金銀，貧者以錫為小合，雕嵌人物花卉，務極精麗。中分二隔，上貯灰臍、蔓須、檳榔，下貯蔓葉。食時先取檳榔，次蔓須，次蔓葉，次灰，凡四物各有其序。蔓須或用或不用，然必以灰為主，有灰而檳榔、蔓葉乃回甘。灰之於檳榔、蔓葉，猶甘草之於百藥也。灰有石灰、蜆灰，以烏侈泥製之作汁益紅。灰臍狀如臍，有蓋，以小為貴。在合與在包，為二物之司命。包以龍須草織成，大小相函，廣三寸許，四物悉貯其中，隨身不離，是曰檳榔包。以富川所織者為貴，金渡村織者次之，其草有精粗故也。合用於居，包用於行。

○錫鐵器

錫器以廣州所造為良。諺曰：「蘇州樣，廣州匠。」鐵冶亦然。廣州之佛山多冶業，冶者必候其工而求之，極其尊奉，有弗得則不敢自專，專亦弗當，故佛山之冶遍天下。石灣多陶業，陶者亦必候其工而求之，其尊奉之一如冶，故石灣之陶遍二廣，旁及海外之國。諺曰：「石灣缸瓦，勝於天下。」

○銅鼓器

宋陸游云：予初見梁歐陽■傳，稱■在嶺南多致銅鼓，獻奉珍異。又云：銅鼓累代所無，予在宣撫司見西南夷所謂銅鼓者，皆精銅，極薄而堅，文鏤巧麗，叩之鞞鞞如鼓，不作銅聲，秘閣下古器庫亦有二枚。此銅鼓，南蠻至今用之於戰陣祭享，初非古物，實不足辱秘府之藏。然自梁時已珍貴之如此，不知何取也。

○溫坑瓦甕

永安溫坑所作瓦甕，內外純黃，水炙不裂，以藏酒，味能不變。又有康禾白磁諸器，亦堅好。

○石湧甕

越人謂石甕曰石湧，故地名石湧。今大甕高至六尺，大倍之，名曰石湧甕，家家有之，蓋取甕城之象。

○笄制

永安婦人，粗棉大芋，衣多青黑。發左右盤，無鬢鬢，皆戴塌笄。笄廣五六寸，與頭相等，以羊皮金紙，剪擊為條者七或九或十一，名曰金鏤子，以傅其上。笄亦以紙為之，外冒黑紗，四旁插大釵簪，自朝至夕，無或有婦不笄者。其未笄者有髻子，笄則無之。故常不去其笄，雖至貧，笄亦華好。嫁日，其姑來迎，其母送至夫家乃還。貧者率務勤苦。其俗如此。